

廣東四種《方言字典》的編寫

黃家教

廣東境內的漢語方言相當複雜，然就其大類，不外有三，即：粵方言、客方言和閩南方言。粵方言主要分佈於廣東的中部和西南部。在省外，主要分佈於廣西的東南部。香港、澳門自然是粵方言的地區。客方言主要分佈於廣東的東部和北部。在省外，主要分佈於閩西和贛南的山區。閩南方言主要分佈於廣東的潮汕平原，伸延到海陸豐，即從汕頭到汕尾。再者是雷州半島一帶，此地方言，本地人稱之為“黎話”或“雷州話”。渡過海安海峽，就是講海南方言的了。在省外，主要分佈於福建的南部和臺灣省。

粵方言的代表方言——廣州話的權威性較大。客方言內部的統一性較強，其代表方言是梅縣話。潮汕方言與海南方言，雖同屬閩南方言，然頗有差異，故一般說廣東的漢語方言有四種，即：廣州話、客家話、潮汕話和海南話。廣東人民出版社據此計劃出版四種廣東《方言字典》。

方言是民族語言的分支。自古以來都存在着地域方言。然而，在民族歷史的發展中，或遲或早總會形成民族的共同語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”。這個“雅言”，就是當時漢民族共同語的雛形。除了“雅言”，還稱“凡語”或“通語”。“凡”或“通”就是一般、普遍通用的意思。現在稱漢民族共同語為“普通話”，其義出之於此。

爲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；促進漢語拼音文字的實現，必須使全民族的成員，除了會說地域方言外，還會說民族共同語——普通話。還要促進漢語的統一規範，使大家說和寫，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。廣東就是根據這個原則，編寫四種《普通話與方言對照字典》。即以普通話的讀音爲規範，附之以方言讀音，使讀者既可認識各個字的方言讀音，又能了解普通話的讀音，兩相對比，對學習普通話是有裨益的。

要爲《方言字典》注音定讀，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：一是應確定本方言的代表方言，從而確定本方言的標準音。《方言字典》的注音，就是以此爲依據的。一是必須爲代表方言的語音系統設計一套拼音方案。注音可以適當運用傳統的讀若和反切等方法。但要運用科學性較強的注音方法，非採用音素標音法不可。即像《新華字典》採用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爲漢字注音那樣。

粵方言以廣州話爲代表；客方言以梅縣話爲代表；海南方言以文昌話爲代表，這是沒有爭議的。潮汕方言該以哪個地方的話爲代表呢？潮汕方言也稱潮州話。明清二代會

設潮州府於潮安，潮安會為潮汕一帶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隨着歷史的發展，這個中心已為汕頭所取代了。因此，汕頭話便成為潮汕方言的代表方言，有如福建的閩南方言，曾以泉州話為代表，近代已為廈門話所取代一樣。甚麼是汕頭話呢？把潮安話的〔ie〕“腰”、〔ien〕“焉”、〔uen〕“冤”、〔iek〕“噎”、〔uek〕“越”等韻母，換為〔io〕、〔ian〕、〔uan〕、〔iak〕、〔uak〕，就成為汕頭話。除此，潮安話與汕頭話沒有甚麼不同了。這類以〔e〕為主要元音的韻母，是潮安話所特有，在整個潮汕方言缺乏普遍性，潮劇演唱就不用這類韻母。已出版李新魁編的《普通話、潮汕方言常用字典》注音是以汕頭話為標準的，自然不收這類韻母。

為《方言字典》注音而設計的《方言拼音方案》，要以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為基礎，即方言與普通話相同或相近的音，採用同樣的字母符號，採用同一拼法。例如：普通話的脣音聲母〔p〕、〔p'〕、〔m〕、〔f〕，與廣州話的脣音聲母相同，就同用b、p、m、f。普通話的舌根擦音與廣州話的喉擦音相近，可以統用h來代表。廣州話“公”（東韻）和“江”（江韻），前者讀〔kɔŋ〕，後者讀〔kɔŋ〕。《漢語拼音方案》“公”字一類的韻母拼寫為ong，《廣州話拼音方案》當與看齊，標為ong。“江”字一類的韻母可以採用o加戴帽子的標法，拼寫為ông。

除了加戴帽子外，還可以採用雙字母或代替法。例如海南話有個帶喉塞的雙脣濁塞音〔ʔb〕，拼音字母設計，可以用b加上h，成為bh。考慮到海南話〔p〕與〔ʔb〕並不對立，也可統為一號，就用p。潮汕話〔p〕與〔b〕對立，故前者用b，後者用bh。潮汕話沒有前鼻韻，即沒有n韻尾的韻母，而有鼻化韻，不妨利用這個前鼻音n置於韻母之後，以示韻母鼻化。例如：in〔i〕“丸”、ion〔iõ〕“羊”。

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的調號是：一、／、√、\。方言的調較多，可用數字符號標記。梅縣話有六個調，可用1、2、3、4、5、6來標記。廣州話有九個調，鑒於入聲三調，陰入、中入、陽入與陰平、陰去、陽去的高低相同，故可以用1、3、6代表陰平、陰去、陽去兼表陰入、中入、陽入。入聲韻的標志在於有b〔p〕、d〔t〕、g〔k〕韻尾。

漢字的讀音，各方言之間有同有異。不管同異的程度如何，從總的來看，都有規律可尋，反映各方言在整個漢民族語言中的歷史地位，使我們有可能判斷某個字方言讀音是否符合方言的語音體系，以及其歷史音韻的地位。這就是要結合方言語音的結構規律和方言語音的演變規律來考察。由於漢語書面語與方言口語有一定的距離，在審音定讀時，必須弄清字源，以免把此字之音套上彼字的頭上。或者把方言口語詞的音當作某個與其意義有關的字的讀音。

人們往往因為遇到某些比較少見少用的字，弄不清其意義以及方言讀音，就渴望有《方言字典》相助。其實，常見常用的字，正是因為使用頻率大，使用時更加需要確切無誤。曾聽到用廣州話廣播，把“考慮仔細”的“仔細”唸成〔tʃai〕〔ʃei〕，好像是說“考慮兒子還小”的意思。在這裏的“仔”字應讀〔tʃi〕。可見，一字多音又多義的，或者一字多音，意義基本相同而使用場合不同的，都要分辨清楚。例如“淡”字，廣州話有兩個讀音，分佈的情況是這樣：

[təm¹] 淡季 淡月 冷淡 淡水(地名)

[t'am¹] 口淡 鹹淡 淡色 淡水

從這些例釋中，可以看到讀[t'am¹]的是口語詞的字音。《方言字典》應兼收口語詞讀音。

又如“重”字，普通話有二讀：一讀zhòng，一讀chóng。廣州話則有三讀：一為cong⁴（“重復”、“重新”），一為cong⁵（“重量”、“輕重”），一為zong⁶（“重大”、“重要”）。按《廣韻》“重”字的反切有三：一是“直容切”，一是“直隴切”，一是“柱用切”，與廣州話的陽平、陽上、陽去正好對應。古音的演變到普通話是“濁上歸去”，於是，普通話“重”字只有二讀，而廣州話則有三讀。審定字音，一方面要考察字音的歷史來源；一方面要弄清意義，即不可離開詞語的涵義去選擇字音。“輕重”的“重”廣州口語說成cong⁵，以致“重傷”、“重病”的“重”也唸cong⁵。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”。此處的“重”指意義之重大，而非一般所指的重量，理該讀為zong⁶，可也有讀為cong⁵的。實在不可因“輕”、“重”對舉，就一概讀“重”為cong⁵。從“農業”、“輕工業”、“重工業”的簡稱“農”、“輕”、“重”的“重”讀為zong⁶，就可知“重工業”的“重”讀為cong⁵是不合適的。“重型機械廠”的“重型”雖指體重猶指體積，所以也應讀zong⁶。要緊緊抓住詞義，務使讀音不會混淆詞義，《方言字典》所審定的讀音，就能起規範的作用。

一字多音並無多義的，可選定一個為正讀，另一個為又讀。例如“沸”字，廣州話本讀fed[fet]，近年來，已有讀為fei[fei]的。這種並存並用的現象是正常的。要弄清楚那個屬於語言新因素的萌芽；那個屬於語言舊因素的殘存，以便作出歷史性的判斷。在“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，因勢利導，促其向普通話靠攏”的原則下，可以選定fei[fei]為“沸”字的正讀，fed[fet]作又讀處理。按“沸”和“費”二字，《廣韻》的反切同是“方味切”。“費”字廣州話正是讀fei[fei]。“沸”字讀如“費”，讀音就靠攏普通話了。“沸”從“弗”得聲，“弗”字屬入聲韻。廣州原讀“沸”為fed[fet]，也是有根據的。今擬讀為fei[fei]，是採取向前看的態度。

有的字的讀法，從歷史的淵源來看，明明是讀錯了的，但“習非成是”，只好承認下來。例如“糾”字，《廣韻》“居黝切”，而廣州話竟讀成deo²[tɬu¹]，甚至誤寫成“糾”。誤讀已久，而且整個粵方言區都是這樣讀的，實在難以強求糾正了。“習非”的程度還不是深到毫無挽回的地步，就不宜輕意承認“成是”了。例如海口有讀“郵”字為sui的，這是讀半邊之誤。“郵”字簡化為“由”之後，讀yiu的多起來了。文昌和別的海南話地區都讀yiu，《海南方言字典》完全有理由收yiu而棄sui。又如“潮汕”的“汕”字，應是去聲，讀為suan³[sũã¹]。如今有與“山”混讀為陰平的。可定suan³為正讀，suan¹為又讀，促使讀者注意擇正而從。

一字多音還表現在讀書與說話時，字音不一。讀音與話音的分歧現象，也稱“文白異讀”。這種現象以閩南方言最為突出。例如“摸”字，潮汕讀為mo⁵。口語說成mong⁵。這種現象於音韻學稱為“陰陽對轉”。“摸”從“莫”得聲。“莫”字屬入聲韻，其音韻關係則為mo—mong—mog。“伏”廣州話讀為fog[fuk]，口說則說pog[p'uk]。可見廣州話口語還保存“古無輕唇音”的餘迹。《方言字典》把讀音和話音分別注明，讀者可從中窺察到

古今音演變的一些綫索。

南方諸方言中，還有一種現象，就是用方言口語常用詞的字音去讀另一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，這種現象以海南方言最爲突出。例如海南口語只說“無”，不說“不”，見到“不”字也讀“無”。只說“驚”，不說“怕”，見到“怕”字也讀“驚”。《海南方言字典》不妨舉“不怕驚濤駭浪”爲例，指明不能讀成“無驚驚濤駭浪”。口語只說“想”不說“思”，以致見“思”讀“想”，甚至把“思想”讀成“想想”。漢語語言學稱這種張冠李戴的現象爲“訓讀”。《海南方言字典》必須着重處理好這個事關海南地區的文化水平的問題。“朝思暮想”、“深思熟慮”中的“思”與“想”；“思”與“慮”，可以組合成爲“思想”、“思慮”。“思慮”就是“思索考慮”的意思。把“思想”讀成“想想”，則是“想一想”的意思。讀“思考”爲“想考”，則是“想考試”的意思。讀“思慮”爲“想慮”；讀“思索”爲“想索”，那就不知所云了。語言的運用雖有一定的靈活性，但必須以不引起人們的誤解和費解爲前提。《方言字典》必須幫助方言區的讀者糾正誤讀，辨識詞義。

“五四”運動以前，白話文尚未正式取得書面語的地位，讀書識字離不了文言文。在南方地區，用方言教學古文，師承口授，當時的人認得的字，有許多在今天已成爲不常用的生僻字了。編寫《方言字典》碰到幾乎誰也說不準怎樣讀的字，可以根據古反切來推定今讀音，以免以訛傳訛。例如《新華字典》第68頁“怛”字，音：dá，義：憂傷、悲苦。《北京音潮州音新字典》注音爲坦。不確。據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當割切，義爲悲傷。可推定此字潮汕當讀 dag⁴。

廣東所編的四種《方言字典》既屬比較字典性質，所收的字當以《新華字典》爲基礎。還可適當增收若干常用的方言字。廣州話的方言字特多，《廣州話方言字典》可酌情多收一些。方言字各方言不盡相同，可以比較，不可混淆。例如“冇”於廣州方言是“無”的意思，讀爲 mou⁵；於潮汕方言是“不堅實、虛弱”的意思，讀爲 pan³。

廣東四種《方言字典》已由饒秉才、李新魁、梁猷剛三位先生分別編寫。潮汕一種已經出版，另有三種，也將陸續問世。